

《独行月球》：
『科幻』与『喜剧』的杂糅

■文曹曼熙

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家国天下”、“牺牲小我换取大我”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合理利用IP进行故事内容的改编让中国观众更容易接受。

突破荒诞的开心麻花

2015年国庆档,《夏洛特烦恼》这部低成本电影以幽默完整的故事内容、视听元素的优秀运用、演员精彩的演绎,让没有大牌明星,没有宣传造势,更多靠观众口口相传的《夏洛特烦恼》以黑马之姿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自此,开心麻花走入中国观众视野,其喜剧模式也突破舞台让观众在银幕上熟知。

开心麻花的电影故事创作模式都是讲述一个小人物在遭遇了较为奇异之事命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并在各种选择中放弃了诱惑,忠于自我,选择了对人性的坚守和梦想的追求,并找到自己内心归属的故事。影片中的小人物们虽然都有各种缺点,但是往往在最紧要的关头抵挡诱惑,守住自己的底线。纵观开心麻花目前已上映的7部电影作品,虽然所有故事均取材于现实,并围绕当下热点问题进行了反讽化的处理,《夏洛特烦恼》、《驴得水》、《西虹市首富》皆如此,但这些影片的表现形式却是夸张的、荒诞的、戏谑的、娱乐的,结合话剧的表演风格,展现出强烈的荒诞性和狂欢化倾向。

《独行月球》是将科幻与喜剧相结合,打造出科幻喜剧电影,科幻不是娱乐性的而是严肃的,所以在故事创作中加入现实因素是《独行月球》不同于其他开心麻花电影之处。在角色设置中,独孤月也不是荒诞、疯狂的形象,而是乐观、勇敢、幽默、智慧、担当。纵观世界科幻电影,大多由西方国家拍摄,各国电影在设置角色时经常以本国人为主的倾向,就造成了如下反差:中国在现实世界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在科幻电影世界中确是“少数民族”。《独行月球》在改编时将“月盾计划”设计为中国为主导的救世计划,中国人建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国人世界公民的形象更为突出,片中家国情感投射于整个人类,这样的故事情节起到推动中国人形象在世界电影中塑造。

在《独行月球》中,独孤月靠的不是从天而降的灵感,或者是抖机灵、小聪明走出月球,而是实打实用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工作经验,独孤月可提供能够让自己返回地球的技术前提;独孤月在进行工作岗位选择时也是十分理性的,虽然介绍自己是“中间人”,但知晓自己的知识是适用于工程师的岗位,在遇见马蓝星之前他拒绝不适合自己的岗位,现实性在《独行月球》中有充分体现。在面对牺牲独孤月拯救全人类的选择时,“月盾计划”负责人与马蓝星均表现出痛苦却理性的选择,独孤月又无反顾选择牺牲自己,拯救全世界,也将梦想与人性的坚守表现得淋漓尽致。

延续的悲喜交加风格特色

悲剧最早起源于对酒神的颂歌,在尼采的《论悲剧的诞生》中,认为悲剧是起源于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对抗冲突与调和。好的喜剧作品时在幽默诙谐的外表下隐藏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好的喜剧电影也是悲喜两面的,让观众在笑中带泪后陷入深深的思考,开心麻花的电影作品就具备此类的特点。

《夏洛特烦恼》展现了“如果可以回到过去”这样的人生活题,现实生活中一无所成的夏洛大闹初恋秋雅的婚礼并奇异地回到过去,顺风顺水成为了才华横溢的大明星,得到了名利与“女神”秋雅的芳心,而夏洛在发现身边的人都是在利用自己时产生的巨大空虚感,让他意识到原来最好的本来在身边,只有马冬梅是他心之所归。故事中展现了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和个体内心极度空虚的矛盾,拷问了现实中观影的观众“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并得出要珍惜生活的感悟。

《独行月球》继续延续了开心麻花悲喜交加的创作风格,笑料包被频出,影院中欢笑不断,并主题上做到一定程度的升华,独孤月被遗忘在月球,面对所爱的人已经死去,已无心留恋世间,用尽办法想要离开人世,在得知恋人还在世间后想方设法回到地球,但在面对π+时,独孤月决绝果断选择一个人面对,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悲剧性的选择使独孤月的形象升华为“崇高”,观众在笑语泪中也由思考,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影片中展现出的中国人的“温良”,也正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本部科幻电影起到了“文明传播”作用。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独行月球》：
当科幻照进喜剧,现实与想象开始合流

■文/杨鸽

这个暑期,科幻题材电影集聚,仿佛自《流浪地球》激发了对“国产科幻元年”的巨大期待后,科幻电影直到今天才终于开始井喷式出现。而在《外太空的莫扎特》、《明日战记》等一众作品中,《独行月球》是比较特别的一部。“含腾量百分百”、“沈马组合”、“科幻喜剧”——《独行月球》噱头满满,一经上映即引发观影大规模观影热潮,它拿到今年暑期档票房冠军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情。观众对其评价或有褒贬,但它确实是一部称得上合格的商业喜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影片维持了“开心麻花”一贯符合大众口味的标准化笑点设计,另一方面则可以归功于这层科幻外衣为其赋予的中国“航天梦”的想象。

一、麻花喜剧新尝试：
从浅俗笑料到“笑中带泪”

著名导演让·雷诺阿和侯孝贤都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一个导演一生只拍摄一部电影。“开心麻花”的电影同理。“开心麻花”团队的喜剧电影探索之路走到现在,逐渐形成了模式化的创作模式。除了剧场感突出的黑色幽默喜剧《驴得水》外,《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等影片题材看似不同,但其实都是讲普通中年男性借由某些巧合甚至是奇幻的契机实现了人生逆袭的故事,配之以“开心麻花”团队协作完成的标准化“笑料”,成功炮制出一系列颇受市场欢迎的爆米花商业喜剧片。

从这个意义上讲,《独行月球》本质上未能完全脱离“开心麻花式”喜剧的模式化创作,电影一开场就展

示了“开心麻花”风格的抖包袱和语言梗。主人公独孤月除了职业更为高科技之外,其人物逻辑和夏洛、王多鱼等角色并无太大差异。但这恰是沈腾所饰演的一系列人物“好笑”的基础。毕竟,喜剧可能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上最需要的类型电影,维护好了这张底牌,《独行月球》才有收获不俗票房的坚实基础。

喜剧的本质目的是再现社会现实、引发读者思考,其最高级的形式莫过于“含泪的笑”。在此之前,“开心麻花”喜剧常因浅俗的笑料为人诟病。《独行月球》则在喜剧的基础上,用科幻背景为故事赋予了一定的严肃意义。电影结尾,独孤月最终选择为地球安全而牺牲了个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喜剧的戏谑性,使影片最终走向悲剧或者悲剧靠拢。而从无厘头的笑料到“笑中带泪”,即是“开心麻花”电影的新尝试,或许也可以成为其未来创作的新开始。

二、“含腾量”是取胜之匙吗？

如果说独孤月牺牲的结尾升华了《独行月球》的立意,那作为唯一主角的沈腾毫无疑问是影片成功的大功臣。影片堪称沈腾的“独角戏”。而“含腾量百分百”的标签恰如其分,并且作为其宣传点吸引了不少赞同“含腾量”越高电影越好看的观众入场。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回顾沈腾的电影表演历程,我们会发现,严格来讲,他并不是一个高产的电影演员,到目前为止,除了《独行月球》,他主演的作品还有七部——《夏洛特烦恼》、《西虹市首富》、《飞驰人生》、《疯狂的外星人》、《你

好,李焕英》以及两部单元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我们之所以时常在院线电影中听到沈腾的名字,是因为许多电影会邀请沈腾客串。当然,客串戏份必然不会很多,其中最离谱的参演莫过于《日不落酒店》的沈腾人形立牌。这种“含腾量”诈骗宣传多了,观众自然会以此作为参照。

某种程度上而言,沈腾的每个角色都有共通之处,从春晚小品里的“郝建”,到“夏洛”、“王多鱼”到“独孤月”,沈腾对平凡小人物的生动诠释才是他撑得起票房的根本,这也恰是沈腾形塑个人表演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含腾量”超高的电影,给予沈腾发挥的空间越大,作为当下最优秀的喜剧演员,至少能保证他的这个角色是值得一看的。至于电影整体好不好看,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然,“含腾量百分百”标签的出现就意味着“沈马组合”标签的黯然失色。马蓝星这个女性角色之于独孤月,是十足的工具人。即便是同为“开心麻花”功勋演员的马丽饰演马蓝星,也不能改变影片叙事对独孤月的偏爱。而马丽参演与否只关系到影片宣传时是否有“沈马组合”时隔七年再度合作的噱头,这不得不说是影片的遗憾。

三、“喜剧”与“科幻”合流,
航天梦与光影共同闪耀

《独行月球》其实是一个荒野求生主题的英雄故事,它发生在地球和月球并无本质差别。那么,在众多可选择的主题中,《独行月球》为何偏偏披上了科幻电影的外衣?这既是偶

从《绣春刀》到《雪山飞狐》
——浅析路阳武侠电影中的悲剧英雄

■文/于宁

近年来,在华语影坛能够坚持武侠电影创作并形成自身鲜明印记的导演及团队殊为难得。新锐导演路阳自执导武侠片《绣春刀》(2014年)开始便持续探索,着意创立自己的武侠电影风格。此后,又相继执导了该片前传《绣春刀Ⅱ:修罗战场》(2017年)和奇幻武侠片《刺杀小说家》(2021年)。

路阳监制的新片《雪山飞狐之塞北宝藏》于2022年7月15日上线网络平台。该片由《绣春刀》系列影片制作团队打造,乔磊执导。路阳及其团队的品牌风格已日益成熟完善。以人物塑造而言,路阳武侠电影热衷于在中国武侠世界中塑造古希腊悲剧的悲剧英雄形象,普遍具有灰色为底、厄运为始、净化为旨的特征。

一、灰色为底,忠奸善恶总交织

路阳武侠电影中惯于营造一种沉郁灰败的末世之象。末世操弄下的主人公从来不是以往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形象,出场时就设定为既非极好、又非极坏的灰色人物。他们的这段人生传奇各有“忠、奸、善、恶”的预设,却在无常命运的捉弄下形成蜿蜒曲折、欲扬先抑的发展轨迹。

《绣春刀》开场时,沈炼等锦衣卫三兄弟奉命缉捕许显纯,追杀魏忠贤,惩奸除恶,澄清朝堂。闯党当权时不得志的三兄弟原本以“忠”的形象现身出场,却在形势所迫、利害权衡之下走上歧途,或私放闯党,或私相庇护。《绣春刀Ⅱ:修罗战场》中的沈炼作为闯党鹰犬,则先以“奸”的形象出场,又因天良未泯而挺身救护忠良弱女。

影片《刺杀小说家》改编自双雪涛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设置了现实

与幻想两个架空背景的世界,皆以性本“善”的形象为主人公。但现实世界中的失孤父亲关宁,为寻回被拐女儿而不惜以身试法;幻想世界中的逃亡少年空文,为弑神复仇而被嗜血黑甲附体。

《雪山飞狐之塞北宝藏》改编自金庸的武侠小说名著《雪山飞狐》。原著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胡斐与苗若兰,在该片中分别化名归威与青雯。不同于原著,他们是以“恶”的形象出场,混迹“八恶人”之列,屈身为仇敌的螟蛉爱徒,却旨在除恶复仇。

这些在混沌末世中苦苦挣扎的主人公显然更具典型意义。灰色成为他们的人性底色,并在命运的光谱中不断变幻。其善恶交织的复杂性蜕变,既带给观众末世残生的真实感,又引发观众哀命伤时的共情。“命运悲剧”的电影格调由此凸显。

二、厄运为始,爱恨情仇各执迷

路阳武侠电影中,主人公的悲剧皆始于无辜蒙难的厄运,却又具有不可抗拒的必然性。

《绣春刀Ⅱ:修罗战场》中的沈炼,通晓谨言慎行、明哲保身之道,又爱上司庇护,原有升迁副千户的好前程;却在一次本不相干的暗杀任务中,被卷入锦衣卫世袭武职。作为长期威逼胁迫。《绣春刀》中的卢剑星和沈炼,在腐败官场中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却奉命执行凶险莫测的追杀任务,终成各方博弈利用的棋子。《刺杀小说家》中的关宁,本是普通的银行职员,在女儿被拐后四处漂泊,苦苦寻觅,却被引诱成杀手。《刺杀小说家》中的少年空文,以及《雪山飞狐之塞北宝藏》中的归威与青雯,皆因父辈遇害而家破人亡,不得不亡

命天涯。他们本是安分守己之辈,却遭遇无妄之灾,被改变了人生轨迹,沦为诱饵弃子、螻蛄草芥、替罪羔羊、覆巢之卵……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感由此而生。

而主人公在厄运的漩涡中泥足深陷,却又各有自己的执迷之念。《绣春刀Ⅱ:修罗战场》中的沈炼,执于不舍之“爱”,不忍自己爱慕的画师北斋被玷污和残害。《绣春刀》中的卢剑星和沈炼,执于不甘之“怨”,不愿久居人下,抑郁蹉跎。

《刺杀小说家》中的关宁,执于难忘之“情”,渴望父女团圆。《刺杀小说家》中的少年空文和《雪山飞狐之塞北宝藏》中的归威、青雯,则是执于难泯之“仇”,誓要恶有恶报。正因心怀这些不舍不甘、难忘难泯的信念,才驱使他们向残酷的命运发起奋勇抗争,进而带给观众悲壮与崇高的悲剧体验。

三、净化为旨,贪嗔痴慢尽消逝

路阳武侠电影中,主人公的悲剧皆有与生俱来的先在性。他们在与命运的惨烈抗争中实现精神世界的激浊扬清,在与观众的共情中一同达成情感的净化。

《绣春刀》系列中的卢剑星和沈炼,都是锦衣卫世袭武职。作为长期执行隐秘任务的中下级官员,在波谲云诡的斗争倾轧中很难幸免。

《刺杀小说家》中,现实世界中的阿拉丁集团总裁以生命科学起家,长期搜寻特异人士。关宁女儿被拐,自己又被选作杀手,多半与其身怀特异技能有关。幻想世界中的天神赤发鬼则是为斩草除根,诛除自己的克星,而追杀久天的后人——空文。

《雪山飞狐之塞北宝藏》中,胡一

然,也是必然。如果说其偶然性在于主创们读到了赵石的原著漫画并选中这个故事,那么必然性就是中国工业电影体系确实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足够给一部喜剧套上科幻片壳子并且为广大观众所接受。

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科幻儿童片《霹雳贝贝》、《魔表》等电影,也不同于新千年后的《长江七号》、《未来警察》等类型片,2019年诞生的《流浪地球》,昭示着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已初具规模,中国科幻电影正式进入新时期。作为最具想象力的电影类型,科幻电影的叙事主题大多与宏观的人类命运息息相关,而它的发展水平则与其所在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连。

从“飞船时代”到“空间站时代”,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曾经遥不可及的飞天梦、太空梦正一步步走向现实。比如《流浪地球》,只有我国航天技术达到世界领先地位时,观众才能相信中国有能力以主导性地位解决全球性的危机事件。科幻电影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或许可以称之为全民航天梦的具象体现。航天梦与光影共同闪耀,中国航天事业的稳步前进才是科幻电影逐渐兴起的绝对基础。

在电影市场沉闷了许久之后的当下,有《独行月球》这样一部被当作“救市”之作的影片出现,对于电影从业人员尤其是影院从业人员而言,绝对是好事一桩。于“开心麻花”而言,《独行月球》是一部超出了其常规中小成本喜剧预算的电影,是一场赌赢了类型的创作。这意味着或许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开心麻花”喜剧更多的可能性。